

在《积善堂记》捐赠仪式上的讲话

孙泰来

尊敬的周和平先生

尊敬的王蒙先生

尊敬的各位来宾：

今天对我们沧州孙氏积善堂后人来说，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积善堂二世祖所制、至今已有近 600 年历史、家族几代人珍藏过的《积善堂记》手卷，将由家族所藏转变为馆藏。这对沧州孙氏积善堂后人来说，既是一件大事，也是一件好事。

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这件事。首先我介绍一下积善堂和《积善堂记》手卷。

简而言之，积善堂是我们二世祖孙敬奉亲之所。积善堂是孙家旧有堂，未有名，由翰林侍讲曾棨以积善堂名之，匾于正壁，复为文，记其盛。一时名公巨卿，缔交旧者，咸重其贤，赠以诗歌，历九载方演成卷。关于手卷，我只讲二点：

一、手卷长 16 米，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长卷。

二、手卷汇集了明永乐、洪熙年间重臣、内阁大学士、翰林侍讲、书法名家等 43 人手书真迹，可谓稀见、重要、珍贵。

稀见：姚广孝手迹近人难见，手卷里姚广孝的手迹可能是其惟一传世之作。

姚广孝集高僧与政治家于一身，在明初历史上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历史人物。他是明史上“靖难之变”的关键人物。《明史》中称他“道衍未尝临战阵，然帝用兵有天下，道衍力为多，论功为第一”。其晚年姐不纳、

友不见。临终他向明成祖建言：赦建文帝主录僧溥洽。帝纳其言。广孝顿首谢，寻卒。

姚广孝的诗文造诣也很深。身后有著作存世，但未闻其有手迹留存。1961 年，郭老知道我父亲所藏手卷中有姚广孝手迹，非常乐见。应郭老之请，我母亲携手卷到大院胡同，请郭老展看。郭老看得非常仔细，兴致也很高。看完后又请在场的《光明日报》记者将姚手迹拍摄下来。当年郭老赠送我父亲的姚广孝手迹照片，历经文革浩劫留存至今，成为当年文坛一段佳话的佐证。

重要：手卷是研究永乐、洪熙、宣德年间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不可多得的文物、文献。

永乐朝七位阁臣，有四位名录手卷。这四位是胡俨、杨士奇、金幼孜、杨荣。其中杨士奇、杨荣与杨溥并称三杨。人称杨士奇为“西杨”、杨荣为“东杨”、杨溥为“南杨”。《明史》中说：“明称贤相，必有三杨。”“三杨”是明初影响很大的人物。他们为大家所熟悉，但他们的墨迹并不为人所熟悉，也不易见到。

“三杨”素嘉我二世祖孙敬“醇质朴厚”，先后都给积善堂赠以诗歌，其价值自不待言。“西杨”题赠有学行，持重识体，有相才；“东杨”题赠写于洪熙元年三月，其时距明成祖逝世仅 8 个月。历此大变，他在题识中说：“虽居造次颠沛之顷，未尝少有倦怠。”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感慨，也是他处国家大事有相业的写照；“南杨”手书应

为出狱后所题，其书安贞履节，有相度。

珍贵：“二沈”是明代著名书法家，“二沈”作品属国宝，为故宫所藏。

手卷系书法艺术珍品。题赠的 43 人，其书体风格各异。大多数墨迹后钤有一方或数方印章，极具鉴赏价值。其中沈度、沈粲兄弟时称“二沈”，系明代著名书法家。二人流传于世的法书稀少，其作品今属国宝。除故宫、海外有所收藏外，流传于民间的寥若晨星。

现在介绍一下二世祖孙敬为什么能制成手卷？为什么能有这么多人题赠手书？

手卷所以成，一因先祖二公以德服人，有盛名在乡。我怀来先祖德才公和由怀来迁沧的积善堂始祖成甫公，都没有功名，为乡间布衣。据《手卷》所书：二公均乐善好施，在灾年曾出粟活饥贫千余人，挥金发粟应无数，散尽黄金济贫乏。孤儿有托女得归，饥者有食寒有衣。渤海之人归德于孙氏久矣。

二因二世祖有祖父之风，作官二十年，有声于时。我二世祖孙敬字克恭，由乡校登名成均，永乐三年以材由胄监生遂为朝官，曾任松江别驾。永乐十一年以扈蹕来京任兵部司务，擢陞员外郎，为从五品京官，由此他与永乐朝许多官员得以相识、相知。二世祖“敦厚笃实，居官清慎勤苦”。少师姚广孝、“三杨”俱推重之。故二世祖出积善堂卷求题，人乐书之。

下面再介绍一下手卷是如何保存至今，我们为什么又要捐赠手卷？

手卷历 600 年风雨，至今旧装完好，字迹清楚。《积善堂记》手卷，它的传承完全是在家族内部进行。家族对手卷只求“守”，不涉其他。对历史上家族先人如何收藏，因缺乏文字记载，不可妄下断语。但据老辈人说：在明清鼎革之际，积善堂人逃离沧州；入清后又经历太平军过沧州，家中

都有人死于非命。可以想象，手卷在兵荒马乱之中保存下来是多么不易。我重点讲讲父亲孙楷第保管手卷的一些情况。黄侃先生 1927 年在手卷后书：“丁卯四年朔，蕪州后学黄侃敬观。”可知那时手卷已由我父亲保管，故手卷在我们家至少保管 84 年。其中我父亲管了近一个甲子；1986 年后我母亲又管了 10 年；1996 年后是我管了 15 年。我们家可谓两代人的不弃不舍。

我家对手卷的保管可概括为“非请勿动，防潮防虫，四季恒温”三条，核心是第一条，“非请勿动”这是铁律。文革前，母亲用未加工的蚕丝棉包裹手卷。现在看来这确实起到很好的防潮、恒温的效果。古人有晒书说，但我从未见过家里晒手卷，也从来没有看见过父母动手卷。手卷在我家保管时，打开手卷看过的，建国前有黄侃、沈兼士、邓之诚；建国后有张元济和郭老。家里还立下规矩，不当着家中小孩谈手卷事。怕的是小孩不懂事，知道了出去乱说，招事。我是 1961 年郭老看手卷时，才知道家中存有手卷的。直到 2009 年为了写“捐赠报告”才第一次打开手卷看了一下。

手卷在我家放了 84 年，也不是顺顺当当一点风险也没有。风险较大的有两次。一次是 1943 年元旦，我父亲到沈兼士家拜年，被蹲坑的日本宪兵逮捕、关押。后来知道是日本人要抓沈先生，沈先生接到警告，躲了。日本人没抓到沈先生，不死心，就留下特务，妄图诱捕他。结果凡去沈家的人都被捕、关押了。父亲被捕，家里急坏了，既担心父亲安全，也怕日本人来家搜查，如搜，后果难料。日本人确定抓捕沈先生失败后，不得不将同案人释放。这件事可谓有惊无险。

最让人惊心的是文革中手卷曾“失去”数年，这是我家保管手卷 84 年中仅有的一次。“文革”，我父亲有三个没想到。第一个

没想到是 1968 年他被迫将手卷上交，没想到文革后期落实政策，手卷还能发还；第二个没想到是 1969 年 71 岁了还让他去干校；第三个没想到是去干校让他失去了全部藏书、手稿、笔记，只字片纸无存。

我们为什么捐赠手卷？父亲目睹文革中大量公私文物古籍被破坏，十分痛心，深感藏难毁易，深感私藏之局限。文革后他曾多次说：“万一有个闪失，悔之晚矣。”手卷归还后，父亲考虑到手卷归宿问题，已有了将手卷捐赠给国家的想法。但他已年逾 80，捐赠手卷事，终因年老体衰等原因，未能实现。捐赠手卷是他的遗愿。

积善堂怀来先祖、一世祖，积善百年，乐善好施，器量宏伟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“爱国、爱民、奉献”。捐赠手卷，让手卷由一族有变为国家有，这与积善堂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怀来先祖，积善堂一世祖、二世祖，在天有灵，他们一定会赞成我们捐赠的。

600 年来，手卷深藏不露，连我父亲也未有为手卷写过什么文字。我九世祖说：“不肖一日掇拾旧编，偶于笥中得一手卷，展而披阅之，乃始祖先人所制也。”九世祖这段

话说于 1601 年，距手卷成，已过 176 年。可见 176 年间祖宗们很少动手卷，更不用说读了。我十世祖 1665 年说“子孙宜时珍玩，而勉强”。按理说积善堂后人看看手卷不为过，实际上这是难以办到的。今日积善堂，人丁众多，有几人看过手卷？除我一人外，其他人都没见过。这种缺憾，今后再不会有了。捐赠手卷，也为手卷的研究，“传承文明、服务社会”，创造了条件。今天国图除了颁发证书、奖金外，明年还要申请一个以手卷为题的科研项目，出版一本书。这样我十世祖的遗愿可以实现了。

最后是对捐赠的几点回顾：

一、手卷在捐赠前曾问教王蒙先生，王先生提过很好的建议。王蒙先生是我敬爱的乡亲和兄长，又是世交。我们积善堂的后人从内心感谢他促成手卷的捐赠。

二、整个捐赠过程中，我们和国图充分协商，互相尊重，使捐赠得以圆满实现。

徐邦达先生讲过一句话，我的东西捐给故宫，也等于放在家里。这话讲的很好，套用徐先生的话，我要说，“手卷捐给国图，等于放在积善堂”。

最后祝国图越办越好，祝大家元旦好。